

陸景淙是個無所事事的閒人。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覺得。

少部分時候他會一整天待在家裡，更多時候他會去誰那裡幫忙些什麼，也許是圖書館，做個圖書館志工；可能是消防局，做個搭把手的救護員；抑或是花店的臨時小幫手。

生活算得上充實，不至於無時無刻閒著，拉開與老人癡呆的距離。

所以即便他不曾留心關注活動，也時常得到他人的各種邀約，例如這一次。

「要不要一起去參加剪綵活動？」

「嗯？可以啊。」

順帶一提，陸景淙很少會拒絕別人的要求，除非他覺得自己做不到。

答應的當下他是覺得自己能做到的，直到當天人群的擠壓讓他體會了一次做沙丁魚的感受，他突然深深的思考（但也只是思考，這狀況並不是第一次）參加活動這件事是不是過於超出他的能力。

答案多半是否定。

畢竟相比起約他一起來的人，陸景淙的身高足夠讓他獲取生存所需的氧氣，還能稍微扯著真的差點被踩扁的同伴離開人群，阻止活動第一天發生命案，替城市增加新聞頭條（也許還會接受採訪，感嘆一下對方是個好人），所以他想他還算是適合參加這個活動。

後來陸景淙帶著同行者找了個地方做為休息停留處，玻璃隔開冬日冷風，由高處往下看，仍能見到擁擠的人潮和維持秩序的鎮壓局，熙熙攘攘、密密麻麻，讓人不禁慶幸自己已脫離那個環境。

他們各自點下餐點，在規劃好的用餐環境裡，舒適的參與這場異都居民共襄盛舉的剪綵活動。

「不過你怎麼會有觀賞台餐廳的雙人卷？你本來是想約誰一起來嗎？」同伴這般問起，像是對這張餐卷由來感到有趣，只可惜這其中並沒有值得探究的感情史。

「也不是。」胡說個驚天動地的感情故事也許不錯，可惜他向來是個坦承以對的人，說不來謊言。

「是從一個眼眶帶淚的人手裡拿到的。」陸景淙笑了笑，「我沒有問他是發生了什麼事，我想也不太適合問下去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

指尖在手機螢幕上滑動，退出帶有「🙄」圖示的信件，陸景淙主動開口。

「你等等有想去哪裡嗎？」